



莎士比亚  
全集

2

朱生豪等译  
新世纪出版社

The Plays and Sonnets of William Shakespeare



朱生豪等译  
新世纪出版社

*The Plays and Sonnets of William Shakespeare*

莎士比亚全集  
江苏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2

## 第二卷目录

威尼斯商人 .....	1
皆大欢喜 .....	79
驯悍记 .....	161
终成眷属 .....	241
第十二夜 .....	331
冬天的故事 .....	411
约翰王 .....	499



The Plays and Sonnets of William Shakespeare

威尼斯商人





## 故事梗概

破落贵族青年巴散尼奥打算向品貌双全的富家嗣女鲍细霞求婚，由于缺乏相应的财力而求助于安东尼奥。安东尼奥是威尼斯商人，欣然答允帮助好友，但全部财产都在海上，只得出面向高利贷者犹太人夏洛克借三千块钱。夏洛克时常遭到安东尼奥的侮辱和打击，其中一次就被他毁了几万块钱的生意，因而记恨在心，但为了“表示和解”，愿意借钱给他，借约上则订明：“三个月后到期不还，听凭债主在债户身上的任何部分割下整整一磅白肉作为惩罚。”

在贝尔蒙脱庄上，鲍细霞正为婚姻不能自主而苦恼哀叹。父亲有遗嘱规定，设下金匣、银匣和铅匣，三匣中有一匣内存鲍细霞小像，猜中者方可娶鲍细霞为妻。摩洛哥亲王、阿拉贡亲王都前来求婚，幸喜都猜错了，巴斯尼奥有幸猜中。

巴散尼奥在贝尔蒙脱逗留，早已和鲍细霞感情日深，有情人如愿以偿。

两人正沉浸在幸福之中，忽有人送来安东尼奥的诀别书。安东尼奥的商船接连出事，已无力还债，夏洛克坚持按借约条款处置。鲍细霞立时给丈夫一大笔钱，巴散尼奥匆忙动身赴威尼斯搭救朋友。

法庭上，夏洛克气势汹汹，坚持要割被告一磅肉，拒不接受巴散尼奥三倍于借款的钱。这时来了一位青年法学博士，随带一名书记来主审此案。博士法官反复劝告夏洛克，但无济于事，便判决夏

洛克在安东尼奥身上割下一磅肉。夏洛克欣喜若狂，正欲举刀割肉，法官提醒他只能割不多不少一磅肉，不能流一滴血，否则他的财产全部充公。最后夏洛克败诉，法庭没收他一半财产，命令他改信基督教。

巴散尼奥极不情愿地把结婚戒指送给法官答谢救友之恩，他的跟从也被书记讨走了结婚戒指。主仆两人回到贝尔蒙脱，因为失去结婚戒指均被指控另有新欢。最后鲍细霞与聂莉沙各自拿出戒指，原来法官和书记系她俩改扮。

此时消息传来，安东尼奥的三艘商船安全进港。

## 剧中人物

威尼斯公爵

摩洛哥亲王

阿拉贡亲王

} 鲍细霞的求婚者

安东尼奥 威尼斯商人

巴散尼奥 他的朋友

葛莱西安诺

萨兰尼奥

撒拉林诺

} 安东尼奥、巴散尼奥二人的朋友

罗伦佐 吉雪加的恋人

夏洛克 犹太富翁

杜拔尔 犹太人,夏洛克的朋友

朗西洛脱·高波 小丑,夏洛克的仆人

老高波 朗西洛脱的父亲

里奥那陀 巴散尼奥的仆人

包尔萨泽

史梯番诺

} 鲍细霞的仆人

鲍细霞 富家嗣女

聂莉莎 她的侍女

吉雪加 夏洛克的女儿

威尼斯众士绅、法庭官吏、狱吏、鲍细霞家中的仆人及其他侍从



## 地 点

一部分在威尼斯；一部分在大陆上的贝尔蒙脱，鲍细霞邸宅所在地

# 第一幕

## 第一场 威尼斯；街道

(安东尼奥、撒拉林诺及萨兰尼奥上。)

**安东尼奥** 真的，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这样闷闷不乐，它真叫我厌烦；你们说你们见我这样子，也觉得很厌烦，可是我怎样会让忧愁沾上了身，这种忧愁究竟是怎么一种东西，它是从什么地方产生的，我却全不知道；忧愁已经使我变成了一个傻子，我简直有点自己也不懂得<sup>①</sup>自己起来了。

**撒拉林诺** 您的心是跟着您那些扯着满帆的大船，在海洋上簸荡着呢；它们就像水上的达官富绅，炫示着它们的豪华，那些小商船向它们点头敬礼，它们却睬也不睬地凌风直驶。

**萨兰尼奥** 相信我，老兄，要是我也有这么一笔买卖在外洋，我一定要用大部分的心思牵挂它；我一定常常拔草观测风吹的方向，在地图上查看港口码头的名字；凡是足以使我担心我的货物的命运的一切事情，不用说都会引起我的忧愁。

**撒拉林诺** 吹凉我的粥的一口气，也会吹痛了我的心，当我想到海面上的一阵暴风，将会造成怎样一场灾祸的时候。一看见沙漏的时计，我就会想起海边的沙滩，仿佛看见我那艘富丽的商船倒插在沙里，船底朝天，它的高高的桅樯吻着它的葬身之地。要是我到教堂里去，看见那用石块筑成的神圣的殿堂，我怎么会不立刻想起那些危险的礁石，它们只要略微碰一碰我那艘好船的船舷，就会把满船的香料倾泻在水里，让汹涌的波

---

<sup>①</sup> know: 了解

涛披戴着我的绸缎绫罗，方才还是价值连城的，一转眼间尽归乌有？要是我想到了这种情形，我怎么会不担心这种情形也许果然会发生而忧愁起来呢？不用对我说，我知道安东尼奥是因为想到他的货物而忧愁。

安东尼奥 不，相信我；感谢我的命运，我的买卖的成败，并不完全寄托在一艘船上，更不是倚赖着一处地方；我的全部财产，也不会因为这一年的盈亏而受到影响，所以我的货物并不能使我忧愁。

撒拉林诺 啊，那么您是在恋爱了。

安东尼奥 呸！那儿的话！

撒拉林诺 也不是在恋爱吗？那么让我们说，您因为不快乐，所以忧愁；这就像瞧您笑笑跳跳，就说您因为不忧愁，所以快乐一样，再便当没有了。（凭双头神杰纳斯起誓，）老天造下人来，真是无奇不有：有的人老是眯着眼睛笑，好像鸚鵡见了一个吹风笛的人一样；有的人终日皱着眉头，即使奈斯脱<sup>①</sup>发誓说那笑话很可笑，他也不肯露出一露他的牙齿，装出一个笑容来。

（巴散尼奥、罗伦佐及葛莱西安诺上。）

萨兰尼奥 您的一位最尊贵的朋友巴散尼奥，跟葛莱西安诺、罗伦佐都来了。再见；您现在有了更好的同伴，我们可以少陪啦。

撒拉林诺 倘不是因为您的好朋友来了，我一定要叫您快乐了才走。

安东尼奥 你们的友谊我是十分看重的。照我看来，恐怕还是你们自己有事，所以借着这个机会想抽身出去吧？

撒拉林诺 早安，各位大爷。

巴散尼奥 两位先生，咱们什么时候再聚在一起谈谈笑笑？你们近来跟我十分疏远，这是为了什么呢？

撒拉林诺 您什么时候有空，我们一定奉陪。（撒拉林诺、萨兰尼奥下。）

---

<sup>①</sup> [原注] 奈斯脱(Nestor)，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年纪最大的希腊将领，以严肃著名。

罗伦佐 巴散尼奥大爷，您现在已经找到安东尼奥，我们也要少陪啦；可是请您千万别忘记吃饭的时候咱们在什么地方会面。

巴散尼奥 我一定不失约。

葛莱西安诺 安东尼奥先生，您的脸色不大好，您把世间的事情看得太认真了。（一个人忧思太多，就会失去做人的欢乐。）相信我，您近来真的大大地变了一个人啦。

安东尼奥 葛莱西安诺，我把这世界不过看作一个世界，每一个人必须在这舞台上扮演一个角色，我扮演的是一个悲哀的角色。

葛莱西安诺 让我扮演一个小丑吧。让我在嘻嘻哈哈的欢笑声中不知不觉地老去；宁可用酒温暖我的肠胃，不要用折磨自己的呻吟冰冷我的心。为什么一个身体里面流着热血的人，要那么正襟危坐，就像他祖宗爷爷的石膏像一样呢？明明醒着的时候，为什么偏要像睡去了一般？为什么动不动翻脸生气，把自己气出了一场黄疸病来？我告诉你吧，安东尼奥，——因为我爱你，所以我才对你说这样的话：世界上有一种人，他们的脸上装出一副心如止水的的神气，故意表示他们的冷静，好让人家称赞他们一声智慧深沉，思想渊博；他们的神气之间，好像说，“我的说话都是纶音天语，我要是一张开嘴唇来，不许有一头狗乱叫！”啊，我的安东尼奥，我看透这一种人，他们只是因为不说话，博得了智慧的名声；可是我可以确定说一句，要是他们说起话来，听见的人，谁都会骂他们是傻瓜的。等有机会的时候，我再告诉你关于这种人的笑话吧；可是请你千万别再用悲哀做钓饵，去钓这种无聊的名誉了。来，好罗伦佐，回头见；等我吃完了饭，再来向你结束我的劝告。

罗伦佐 好，咱们在吃饭的时候再见吧。我大概也就是他所说的那种以不说话为聪明的人，因为葛莱西安诺不让我有说话的机会。

葛莱西安诺 嘿，你只要跟我两年，就会连你自己说话的声音也听不出来。

安东尼奥 再见，我会把自己慢慢儿训练得多说话一点的。

葛莱西安诺 那就再好没有了；只有干牛舌和没人要的老处女，才是应该沉默的。（葛莱西安诺、罗伦佐下。）

安东尼奥 他说的这一番话有些什么意思？

巴散尼奥 葛莱西安诺比全威尼斯城里无论哪一个人都会拉上一大堆废话。他的道理就像藏在两桶碧糠里的两粒麦子，你必须费去整天功夫才能够把它们找到，可是找到了它们以后，你会觉得费这许多气力找它们出来，是一点不值得的。

安东尼奥 好，您今天答应告诉我您立誓要去秘密拜访的那位姑娘的名字，现在请您告诉我吧。

巴散尼奥 安东尼奥，我怎样为了维持我的外强中干的体面，把一份微薄的资产消耗殆尽的情形，您是知道得很明白的；对于因为家道中落而感到的生活上的紧缩，现在我倒也不以为意；我的最大的烦恼，是怎样可以解脱我背上这一重重由于浪费而积欠下来的债务。无论在钱财方面或是友谊方面，安东尼奥，我欠您的债都是顶多的；因为你我交情深厚，我才敢大胆把我心里所打算的怎样了清这一切债务的计划全部告诉您知道。

安东尼奥 好巴散尼奥，请您告诉我吧。只要您的计划跟您向来的立身行事一样光明正大，那么我的钱囊可以让您任意取用，我自己也可以供您驱使；我愿意用我所有的力量，帮助您达到目的。

巴散尼奥 我在学校里练习射箭的时候，每次把一枝箭射得不知去向，便用另一枝箭向着同一方向射了过去，眼睛看准了它掉在什么地方，这样往往可以把那失去的箭也找了回来。（这样冒双重的险，却往往找回两枝箭。）我提起这一件儿童时代的往事作为譬喻，因为我将要对您说的话，完全是一种很天真的思想。我欠了您很多的债，而且像一个不听话的孩子一样，把借来的钱一起挥霍完了；可是您要是愿意向着您放射第一枝箭的方向，再把您的第二枝箭射了过去，那么这一回我一定会把目标看准，即使不把两枝箭一起找回来，至少也可以把第二枝箭交还给您，让我仍旧对于您先前给我的援助做一个知恩

图报的负债者。

安东尼奥 您是知道我的为人的，现在您用这种譬喻的话来试探我的友谊，不过是浪费时间罢了；要是您怀疑我不肯尽力相助，那就要比把我所有的钱一起花掉还要对我不起。所以您只要对我说我应该怎么做，如果您知道那件事是我的力量所能办到的，我一定会给您办到。您说吧。

巴散尼奥 在贝尔蒙脱有一位富家的嗣女，她生得非常美貌，尤其值得称道的，她有非常卓越的德性；从她的眼睛里，我有时接到她的脉脉含情的流盼。她的名字叫做鲍细霞，比起古代恺多的女儿，勃鲁脱斯的贤妻鲍细霞<sup>①</sup>来，毫无逊色。这广大的世界也没有漠视了她的好处，四方的风从每一处海岸上带来了声名藉藉的求婚者；她的光亮的长发就像是传说中的金羊毛，（她的住地贝尔蒙脱变成了神话中的王国，）引诱着无数的杰生<sup>②</sup>前来向她追求。啊，我的安东尼奥！只要我有相当的财力，可以和他们中间无论哪一个人匹敌，那么我觉得我有充分的把握，一定会达到愿望的。

安东尼奥 你知道我的全部财产都在海上；我现在既没有钱，也没有可以变换做一笔现款的货物。所以我们还是去试一试我的信用，看它在威尼斯城里有些什么效力吧；我一定凭着我这一点面子，尽力供给你到贝尔蒙脱去见那位美貌的鲍细霞。去，我们两人就去分头打听什么地方可以借得到钱，我就用我的信用做担保，或者用我自己的名义给你借下来。（同下。）

## 第二场 贝尔蒙脱；鲍细霞家中一室

（鲍细霞及聂莉莎上。）

① [原注] 勃鲁脱斯(Brutus)即莎士比亚历史剧《裘力斯·该撒》中的要角，其妻亦名鲍细霞(Portia)。

② [原注] 杰生(Jason)，希望神话中的英雄，曾远征爱地斯(Aeetes)取金羊毛，克服重重困难，终于成功。

鲍细霞 真的,聂莉莎,我这小小的身体已经厌倦了这个广大的世界了。

聂莉莎 好小姐,您的不幸要是跟您的好运气一样大,那么无怪您会厌倦这个世界的;可是照我的愚见看来,吃得太饱的人,跟挨着饿不吃东西的人,一样是会害病的,所以中庸之道才是最大的幸福:富贵催人生白发,布衣蔬食易长年。

鲍细霞 很好的句子。

聂莉莎 要是能够照着它做去,那就更好了。

鲍细霞 倘使做一件事情,就跟知道什么事情是应该做的一样容易,那么小教堂都要变成大礼拜堂,穷人的草屋都要变成王侯的宫殿了。一个好的说教师才会遵从他自己的训海;我可以教训二十个人,吩咐他们应该做些什么事,可是要我做这二十个人中间的一个,履行我自己的教训,我就要敬谢不敏了。理智可以制定法律来约束感情,可是热情激动起来,就会把冷酷的法令蔑弃不顾;年青人是一头不受拘束的野兔,它会跳过老年人所设立的理智的藩篱。可是我这样大发议论,是不会帮助我选择一个丈夫的。唉,说什么选择!我既不能选择我所中意的人,又不能拒绝我所憎厌的人;一个活着的女儿的意志,却要被一个死了的父亲的遗嘱所箝制。聂莉莎,像我这样不能选择,也不能拒绝,不是太叫人难堪了吗?

聂莉莎 老太爷生前道高德重,大凡有道君子,临终之时,必有神悟;他既然定下这抽签取决的方法,叫谁能够在这金银铅三匣之中选中了他预定的一只,便可以跟您匹配成亲,那么能够选中的人,一定是值得您倾心相爱的。可是在这些已经到来向您求婚的王孙公子中间,您对于哪一个最有好感呢?

鲍细霞 请你列举他们的名字,当你提到什么人的时候,我就对他下几句评语;凭着我的评语,你就可以知道我对于他们各人的印象。

聂莉莎 第一个是那不勒斯的亲王。

鲍细霞 嗯,他真是一匹小马;他不讲话则已,讲起话来,老是说他

的马怎么怎么；他因为能够自己替他的马装上蹄铁，算是一件天大的本领。我很有点儿疑心他的令堂太太是跟铁匠有过勾搭的。

聂莉莎 还有那位巴拉庭伯爵<sup>①</sup>呢？

鲍细霞 他一天到晚皱着眉头，好像说，“你要是不要我，随你的便。”他听见笑话也不露一丝笑容。我看他年纪轻轻，就这么愁眉苦脸，到老来只好一天到晚痛哭流涕了。我宁愿嫁给一个骷髅，也不愿嫁给这两人中间的任何一个；上帝保佑我不要落在这两个人手里！

聂莉莎 您说那位法国贵族勒·滂先生怎样？

鲍细霞 既然上帝造下他来，就算他是个人吧。凭良心说，我知道讥笑人家是一桩罪过，可是他！吓！他的马比那不勒斯亲王那一匹好一点，他的皱眉头的坏脾气也胜过那位巴拉庭伯爵。什么人的坏处他都有一点，可是一点没有自己的特色；听见画眉鸟唱歌，他就会手舞足蹈；见了自己的影子，也会跟它比剑。我倘然嫁给他，等于嫁给二十个丈夫，要是他瞧不起我，我会原谅他，因为即使他爱我爱到发狂，我也是永远不会报答他的。

聂莉莎 那么您说那个英国的少年男爵，福根勃立琪呢？

鲍细霞 你知道我没有对他说过一句话，因为我的话他听不懂，他的话我也听不懂；他不会说拉丁语、法国话、意大利话；至于我的英国话程度的高明，你是可以替我出席法庭作证的。他的模样倒还长得不错，可是唉！谁高兴跟一个哑巴子做手势谈话呀？他的装束多么古怪！我想他的紧身衣是在意大利买的，他的长统袜是在法国买的，他的软帽是在德国买的，至于他的行为举止，那是他从四面八方学来的。

聂莉莎 您觉得他的邻居，那位苏格兰贵族怎样？

鲍细霞 他很懂得礼尚往来的睦邻之道，因为那个英国人曾经赏

<sup>①</sup> [原注] 巴拉庭伯爵原文作“County Palatine”，义为在其封邑内享有君权的伯爵，因无适当译名，故译音以代。



给他一记耳光，他就发誓说，一有机会，立即奉还；我想那法国人是他的保人，他已经签署契约，声明将来加倍报偿哩。

聂莉莎 您看那位德国少爷，撒克逊公爵的侄子怎样？

鲍细霞 他在早上清醒的时候，就已经很坏了，一到下午喝醉了酒，尤其坏透；当他顶好的时候，叫他是个人还有点不够资格，当他顶坏的时候，他简直比畜生好不了多少。要是最不幸的祸事降临到我身上，我也希望永远不要跟他在一起。

聂莉莎 要是他要求选择，结果居然给他选中了预定的匣子，那时候您倘然拒绝嫁给他，那不是违背了老太爷的遗命了吗？

鲍细霞 为了预防万一起见，所以我要请你替我在错误的匣子上放好一杯满满的莱茵河葡萄酒；要是魔鬼在他的心里，诱惑在他的面前，我相信他一定会选了那一只匣子的。什么事情我都愿意做，聂莉莎，只要不让我嫁给一个酒鬼。

聂莉莎 小姐，您放心吧，您再也不会嫁给这些贵人中间的任何一个人的。他们已经把他们的决心告诉了我，说除了您父亲所规定的用选择匣子决定取舍的办法以外，要是他们不能用别的方法取得您的应允，那么他们决定动身回国，不再麻烦您了。

鲍细霞 要是没有人愿意照我父亲的遗命把我娶去，那么即使我活到一千岁，也只好终身不字。我很高兴这一群求婚者都是这么懂事，因为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我不是唯望其速去的；求上帝赐给他们一路顺风吧！

聂莉莎 小姐，你还记不记得，当老太爷在世的时候，有一个跟着蒙脱佛拉侯爵到这儿来的才兼文武的威尼斯人？

鲍细霞 是的，是的，那是巴散尼奥；我想这是他的名字。

聂莉莎 正是，小姐；照我这对痴人的眼睛看起来，他是一切男子中间最值得匹配一位佳人的。

鲍细霞 我很记得他，他果然值得你的夸奖。

（一仆人上。）

鲍细霞 啊！什么事？

仆人 小姐，那四位客人要来向您告别；另外还有第五位客人，摩